



馬蹄鉄・尼古阿拉

薩多維亞努著 馮俊岳譯

馬蹄鉄・尼古阿拉

[罗]薩多維亞努著

馮俊岳譯

/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Mihail Sadoveanu
Nicoara, Fer à Cheval

本書根据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5 年法譯本轉譯

馬蹄鉄・尼古阿拉

原著者 [罗]薩多維亞努
翻譯者 馮 俊 岳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張: 14 5/16 字數: 316,000

1959 年 11 月第 1 版

195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册

統一書号: 16078·1037

定价: (八) 1.35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根据羅馬尼亚和烏克蘭民間故事里的民族英雄馬蹄鉄·尼古阿拉所写成的长篇小说，內容突出地反映了十六世紀末年羅馬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統治者的侵略以及农民反对卖国求荣的大地主的斗争。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繪了羅馬尼亚历史上一个英雄的不朽时代。

羅馬尼亚的广大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争取自由，在馬蹄鉄·尼古阿拉的领导下，跟敌人展开无情的斗争。作者在作品里不仅突出了馬蹄鉄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而且还表现了广大人民的英勇和机智。最后，羅馬尼亚的复国运动，终于在烏克蘭人民无私的帮助下，把敌人从国土上赶出去，取得了胜利；这胜利，生动地体现了羅馬尼亚和烏克蘭的傳統友誼。

本書曾荣获羅馬尼亚一等国家奖金。

目 次

第一章	在高拉斯古·哈拉曼客店里	1
第二章	两人相商和数人相遇	18
第三章	小憩在莫尔达维亚河岸上	26
第四章	“阿冲特”的房子	34
第五章	老寡妇奥兰比亚达	43
第六章	在总管伊奥尔古家举行的会议	58
第七章	往昔的故事	71
第八章	布拉山中的狩猎	79
第九章	吉札朋友和瑪尔高太太	90
第十章	馬蹄鉄·尼古阿拉和伊兰卡的梦想	100
第十一章	小兄弟亚历山大魯打抱不平	111
第十二章	告别小宴	123
第十三章	路途閑話	135
第十四章	荒野中的修道院	149
第十五章	伊烏尔的寓所	158
第十六章	色雷斯和普魯特河	168
第十七章	“牝鹿”	180
第十八章	莫尔达维亚的“拉宰西”	192
第十九章	奈格勒尼人队长的使命	200
第二十章	驍勇的亚历山大魯	214

第二十一章	莫尔达维亚河的回忆	227
第二十二章	红胡子罗曼先生	237
第二十三章	哲学家考比·吕比斯	250
第二十四章	在黑墙村	267
第二十五章	爱丽赛依·普珂梯洛老爹	278
第二十六章	幻境	290
第二十七章	猎野马	300
第二十八章	老寡妇奥兰比亚达的信件	310
第二十九章	莫尔达维亚岛	323
第三十章	西加拉	334
第三十一章	彗星	343
第三十二章	伊昂普尔的“波雅尔”	355
第三十三章	百人团渡过德尼埃斯特河	372
第三十四章	在莫尔达维亚首都	384
第三十五章	政权的基础	394
第三十六章	大审	407
第三十七章	朋友和同伙尼古拉·斯特拉穆拉勒	415
第三十八章	在这个古老的住所里	425
第三十九章	尼古拉阿爹的叙述	441

第一章

在高拉斯古·哈拉曼客店里

自从莫尔达维亚郡主爱闐亲王死后已经有七十二年了。在这期间，郡国遭受了种种的灾难，饥荒与鼠疫也与那接二连三的争夺王位的战争有同样的凶猛。就象在一世纪半前发生的情况一样，爱闐亲王的合法的或私生的王子们，都对政权觊觎垂涎，他们在瓦拉其人、波兰人或鞑靼人支持之下肆行屠杀，糟蹋破坏，纵火焚烧，而受害者就是那些穷苦的农民。很久以来，农民们便常说王位的更迭是疯子们的喜事。莫尔达维亚人被这些肆行劫掠的士兵和成群的盗匪弄得家产蕩然，走投无路，对这种生活实在厌恶极了；于是他们自己也拔剑而起，参加这一时的战争。那时那些日益贪婪无厌、抢夺平民土地的“波雅尔”①对农民的无耻的压榨，也是促使他们投入这种混战漩涡的原因之一。

就在这个时期，人民作出了又一个谚语：

贪欲，

出卖了人民和祖国……

一五七六年春末的一天，在绰号哈拉曼的高拉斯古客店里聚集了各色各样过路的人；那天正是圣神降临节，人们的聚集是

当然的了。

哈拉曼客店位于一面通往罗曼和皮亚特拉，另一面通往巴依亚，色雷斯山谷和首都的交叉路口。这一天，在这也有一座用船搭成的浮桥将莫尔达维亚河两岸連結起来的土耳其拉第正是赶集的日子，来自四周村落的人都于回家的时候来高拉斯古客店里歇歇脚。他们在这里把馬从車上卸下来，大家說說話，有些人不怕中午炎日的蒸晒，有些人則躲在大路轉角斜坡上的老胡桃树下寻蔭。这家以好酒出名的哈拉曼客店，北面和东面都蔽覆得很好；它是高拉斯古的祖父，一个名叫伊里的教士亲手用木椽和草泥浆盖起来的。人們那时都叫伊里教士为“統帅的教士”，因为他曾有一天拿着一桶酒去迎接爱蘭亲王及其随从，并當場为他們的健康将酒喝得精光。当时亲王殿下謝了謝他，微微地笑了笑，并且在他肩上拍了一拍。高拉斯古·哈拉曼自負也有才能和他的祖父“統帅的教士”显显同样的本領。

十来个农民講講說說在市集上听来的种种短小的民間故事詩以消磨時間，在莫尔达维亚本地如果沒有这些，就沒有什么可資娱乐的了。他們也沒有忘掉相互傳告这一年春天充滿了煩惱的消息，并且追叙伊昂統帅的痛苦，伊昂統帅就是去年夏天在对抗土耳其戰爭中英勇陣亡的。

这时高拉斯古·哈拉曼已經第三次把他酒壺內稍帶酸味的酒喝光了，不过这並沒有妨碍他重新斟了滿杯，为了紀念伊昂統帅而痛飲。他的胡子上、胸膛上和肚子上都滴得有酒，因为这个老头儿是个大肚子，肩膀又非常之寬。他为伊昂統帅乾杯三次之后，一滴一滴的酒便和一滴一滴因为感動而流出的泪都混在

① 旧俄对封建貴族之稱。

一起。农民們都圍着他，并且举起他們的瓦罐向他致敬。

米洛斯拉維斯梯村的勒翁特·勒·格拉勃老爹禁不住用村衫袖子去擦他那因忧郁而变紅的眼睛和他那干瘦的臉。他很悲戚地結結巴巴說：

“伊昂統帥殿下是一个人民的亲王。我希望上帝对于他的罪恶将予以寬赦，因为他对受压迫的人总是主持公道，对穷人又尽情矜惜。他死了已經一年零九个月了。现在还有些教士在些小教堂里为他祈禱。”

“只有愛蘭統帥在位期間才能有这样的情况，”哈拉曼很自得地挺着胸膛加勁說。“伊昂統帥的宝剑不曾杀害过小老百姓，却是，老老实实在地說，他杀掉的‘波雅尔’要比老愛蘭統帥所杀掉的多。因为在老愛蘭統帥那个时候，那些‘波雅尔’不敢象現在一样犯下这么多的罪行。”

“說实话，这是再真沒有了，”一个米洛斯拉維斯梯村的有希望的人說。

“說得真而又确，”那些住在莫尔达維亞河两岸的別的农民都一面說一面点点头。

这时米台斯梯村的撒宇·富拉西奈尔用他的靴跟向地上頓了一下。他身材不高，比較胆小，不过他那每周經过賽丽斯老大娘修剪过的胡子都完全豎起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两个儿子都逃亡到外国去了。当时我們还有着我們的好祖宗伊巴特遗留下来的一小块土地，在我們村內所有的其他‘拉辛西’^①受到‘波雅尔’、彼特魯統帥的总兵巴拉德阿努的包圍和襲击之后，我是唯一尚存的人。后来巴拉德阿

① 莫尔达維亞拥有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农民。

努也找到我头上，发了一道書面命令并派警察把我从我的土地上赶了出来。就是这时我的儿子加夫里尔和納夫塔納耶潜逃了。賽丽斯老大娘每次想到我們的儿子們都哭啼不已。我們的两个儿子在我們的好祖宗伊巴特遺留下来的土地上总是那样很和諧地过着他們的日子，而現在却到处流浪，只得替別人当兵，才能換得一块面包。我对你們这些好人說吧，外国的面包是不好吃的啊！在博格达努次統帅的时代，我的儿子們曾决心想把那个‘波雅尔’杀死而几乎却把自己的性命送掉。后来，仁慈的上帝把我們的郡主、伊昂統帅領到莫尔达維亞来了。他对我們就象是我們的亲兄弟一样。我們才有了一个人肯傾听我們的話。我的儿子們就在他面前控告了巴拉德阿努，而一道命令也把我們全村庄的人都叫到他宮殿里去。在那里，你看，我們这些伊巴台斯蒂的人便晉謁了伊昂統帅殿下。而接着就是我們得到胜訴，‘波雅尔’得到敗訴。很显然地，如果那个‘波雅尔’不是失败了，他会对伊巴台斯蒂人进行报复。唉，現在我們沒有伊昂統帅的宝剑来支持我們了，我們的伊昂統帅已經为国牺牲了。”

“現在你的两个儿子在什么地方呢？”哈拉曼很傲慢地盯着那个小矮个子的农民問。

“唉，他們还会在哪里呢？他們在跟着伊昂統帅殿下时候在瓦拉其失踪了。他們也許还会回来，也可能一辈子不回来。他們如果回来，当然是我和賽丽斯老大娘的一件喜事，不然呢，在两年前那样的一場战争以后，人民对他們也只能象对所有和亲王殿下一起陣亡的基督徒一样予以回忆罢了。”

“我們的朋友們，这真是慘不忍聞的灾难啊……”客店主人滿臉頹唐地摆摆他的秃头說。

“是，实在太慘了……”米台斯梯村的那个小老头子小声小

气地回答說。“賽丽斯老大娘就是这样說，說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就是要具有驟雨的休息和暴风的平靜。如果我們的兒子們真的不回来，那么我和賽丽斯老大娘也要跑开了，我們將走向人人都要去的地方，走向那榛树的叶子也会随风而飄往的地方去……”

撒字老头子滿面愁容地望着那棵就象是他的兄弟一样的树，这棵树在薄暮的輕风里搖曳着它的因干旱而变枯的叶子。他的視線射得更远，一直射到那森林中間和盖有藍色薄霧的群山中間閃閃发光的清如明鏡的河流的水面。

別的农民都走近胡桃树来了，他們都想听一听米台斯梯村的小老头子的話。

可是，撒字·富拉西奈尔老头子叹了一口气不說了；接着他抬起头来，对周圍的人們和和气气地微笑了一下，只是摸着他那濃粗而聳立的胡子。

“賽丽斯老大娘今天一定叫我到集上轉一轉，来打听打听外边究竟流傳些什么消息，”他繼續說。“我知道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老太婆会尽情大哭的。不过这一回我还是无法給她带去些安慰。想想看，我們已經等待有一年零九个月了……”

大家都一言不发，只听見那被旋风驅向斜坡頂上的枯叶在那里嘩嘩地响。

“我那賽丽斯老大娘自己总是想，在我的兒子死去的地方——也就是国家的本身以及統帥殿下和他們一起灭亡的地方——究竟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撒字老头子叹口气說。“她哼声叹气、叫苦連天的是沒有人能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我們，难道就沒有一个当时在場的人對我們叙說一下嗎？時間在飞快地消逝着，在我們一無所知以前黑夜即將把我們吞噬了。”

這句話說出后，大家聽到一個人的聲音，他顯然是個外鄉人。

“這件事，我可以對你講一講。”

說話的人是個高個子，體格雄偉，上唇留有玉米色的唇髭。一直到現在他沒有和那些當地人說過話。他一直只是和一個比他年紀輕、身材輕巧、黑黑皮膚和鬚起來的黑胡子的同來的人輕聲細語。他們緊靠着一部鐵輪小車和几匹栗毛的馬，他們就是趕着這輛車馬在午前不久到來的。很顯然，他們是在運送貨物，為了監護貨物，他們身邊大約還帶有武器。

所有在場的人都轉眼向着這個外鄉來的旅客看，驚訝得不得了。

“旅客朋友，”高拉斯古·哈拉曼把兩頰鼓得象個風箱一樣說，“如果你有些消息，請不要讓我們久等，請你把它說給我們听，以便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一定把我們的酒壺盛滿——這不會有什麼害處——而我們將把你當作先知一樣一定听你講。你或者曾經走過瓦拉其的某些地方，並且可能收集了在那邊流傳的消息，是嗎？”

“不但這樣。我曾經和我這個同伴在羅斯加尼和加字爾待過，並且親眼看見過當時經過的一切。”

“這樣說你們是曾在伊昂統帥的軍隊中作過戰的了？”

“是，不過上帝沒有讓我們死在那里。”

“現在你們往哪里去呢？”

“現在我們去做我們自己的事。請不要多問。”

“依我看來，”店主哈拉曼壓低了嗓門說，“你和我一樣不是莫爾達維亞人。听你的口音，你好像是瓦拉其人。”

“高拉斯古朋友，你的耳朵真尖呀，”外鄉人帶着微笑說，“你

是圣詩班唱詩的吧？”

“是的，不是吹牛，在周圍九個區內沒有比我的嗓子更好的了。”

“你猜着了；我是布祖河套地方的人。我名叫拉都·苏里札，我作过主教公署的一个雇員。后来，为了想向上爬，才来到莫尔达維亞，在宮中服务，并且在伊昂統帥时代，被任为王廷办公厅的六品修士。你們这些老好人呵，請听我的真实故事吧。”

“旅客朋友，請說呀，”一个尖細的声音喊道，“我們都急于想听你的故事，就象那远离泉源的牡鹿渴得想喝水一样。”

这样叫起来說話的人立刻走到这位六品修士的身旁，在那里坐了下来，一面把他拉过来，在他的太阳穴上一吻，他的吻是那样地猛，差一点儿拿他的尖鼻子把拉都的太阳穴都刺穿了。

“吉札哥，你也代表我們大家吻他一下吧，”米洛斯拉維斯梯村的那个富有声望的人說。

不过高拉斯古·哈拉曼对于良好的秩序是注意的，他說：

“我們最好是先喝喝酒！为那現已登仙的亲王殿下和他的战士而干杯，他們的尸体还在那松軟的复有青草的地下安息着。然后再告訴我們这位旅客朋友，刚才在他的灰色羊毛便帽正下面左太阳穴上吻了一吻的那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就是吉札·包特格罗；他象一个隱士一样孤独地住在达維德尼村內，有一个‘阿冲特’^①保护着他。吉札这位老友沒有房子，也沒有人替他料理家务。他有时到我这里来，并且對我說他想到亚历山大大帝的軍隊里去当兵，并且要追随大帝一直到保魯斯皇帝^②的国土去。他說这一切，是想使別人知道他是个有勇气的人。不过他却从来没有走出罗曼鎮一步。”

那个高大而丑陋的吉札先摸了一摸他的金栗色的胡子；然

后微笑着用双手把外乡旅客的右手握起来。

在人人轮流着将酒喝了之后，外乡人停了片刻，动也不动，好象他在注视一个幽灵一样。接着他这样开口了：

“你们要知道伊昂统帅是个在世界上为数很少的有勇气的人当中的一个；也是人民永远怀念着的一个。但是殿下并不仅长于剑术；他的智慧也是无与伦比。多年以来，他首先尽力从事贩卖珠宝来致富，他的目的是想成为莫尔达维亚的郡主。这并不是要从中取得什么不正当的好处，而是想讓国家得到它旧有的自由并保卫在劳役下受压迫的可怜的人来对抗那些‘波雅尔’。实实在在，这些为上帝所遗忘的人，这些遭受压迫的人，他们只有靠一个努力保护着他们的统帅的恩惠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

“‘农夫是地上的盐’，殿下在雅西太教堂内举行圣·让大节时曾这样说过。据说当天在亲王宫内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殿下还微笑着作了预言，说什么有种时期将会到来，在那时好上帝为了稍微改变一下，将不再在天上他的天堂里只接待那些‘波雅尔’，而地上的种田佬也将会享受到生活的各种甘美的幸福。

“‘有一枝金矛将墙壁穿透了’，殿下还对土耳其人说。他给他们钱，事后他就能坐上宝座。从那时起，无论在国内对‘波雅尔’来讲，在国外对土耳其人来讲，事情都变了。

“伊昂统帅曾倾其所有来为他的军队募集兵员，每当刽子手即使是为磨快他的刀而胆敢休息时，他都用手指指着而加以威吓。许多‘波雅尔’的头被砍掉了，又有一些则被放逐了。他们

① 阿冲特：乡绅，一般都是小贵族。

② 保鲁斯皇帝：印度国王，公元前三二七年曾被亚历山大大帝战败并俘获。

的财产都被管国库的六品修士登入国家的账内。这样，只有两年，他便获得了他所谋求的权力。在把战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和团结全国之后，他就赶走了要塞里的土耳其的将领而封锁了多瑙河上的各处浅滩。这时在土耳其帝国传开了一件消息，说他们的国境北部有只老虎出现了。”

“在帝国北部有一只老虎……”撒字老爹打个寒战，嘟囔着说。

“伊昂统帅把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响应他的号召、到处揭竿而起的人民身上。他有一个信念和一个思想，就是：他认为国家比那些雇佣军队更为强大。这支军队到处一击即散，有如尘土，但是国家则坚如磐石，它知道它防卫的是属于它的东西。这样殿下就打败了侵入国内的许多军队，而用他们的白骨遮盖了许多战场，如吉利斯特，班德尔，布莱拉和赛塔恰·阿尔巴等。

“但是土耳其帝国在卢麦里和阿纳托里又征募了新的军队，并把它倾注到我们瓦拉其这里。阿哈默德·巴沙调来了十万名土耳其人，而阿德尔·吉莱则带来了十万名克里米亚人。殿下和他的战士，人数没有这样多，但却充满斗志，他们选定了一个位于树林和沼泽中间满是野牛的荒僻地点为他们安营扎寨之所。”

他说到这里，那个老头子又喃喃地开口了：

“……赛丽斯大娘啊，野牛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儿子所在的地方呀……”

“殿下还拥有一队曾宣誓向他效忠的由莫尔达维亚的‘波雅尔’组成的骑兵；又有一千七百个来自第聂伯流域各族的哥萨克勇士。和这些哥萨克勇士们一起来的也有赫塔曼①马蹄铁·尼

① 赫塔曼：哥萨克首领。

古阿拉，他是殿下的同母异父兄弟，是个英勇絕倫的勇士，他的战績极为哥薩克們所推崇；同来的还有许多著名的劍手，他們都是愿为反对不信教的压迫者而进行斗争的人。

“在加宇尔战役之前，伊昂統帥和他的將領开了一个作战會議，一些望族和农民領袖在殿下前面并席而坐。

“就在这时，布藏查联队长俯在伊昂統帥的耳边低声說：

“‘殿下，我們是不應該和这些胆小鬼的农民坐在一起的。’

“‘你說他們胆小嗎？的确，’殿下回答說；‘但是他們却善于使用长矛和大鐮刀！而且假如沒有农民的話，也就沒有“波雅尔”了。’

“也許就是由于听了这几句話，侍从官伊雷米亚才派了一个密使到那些异教的人那里去；而当土耳其的总督冲上考紐尔·邓布拉維一边的基督徒的营地的時候，‘波雅尔’騎兵队就高举着軍旗投到敌人方面去了。

“于是殿下只好和那些烏克蘭的哥薩克勇士以及‘拉宰西’瘋狂地向敌人进攻，而由于步兵的協力和长枪的鋒利，把土耳其的大队摧毀了，并使其后退。当傍晚来临的時候，殿下还和他的部下在一起，不过人数愈来愈少了，而在天边远处，敌人点起他的篝火，閃閃爍爍，宛如天上的繁星一样。”

“賽丽斯媽媽喲，敌人軍隊的篝火宛如天上的繁星一样……”

“就象你所說的，撒字老爹；于是殿下便向他的忠誠部下下令往罗斯加尼后撤。一在芬札的那些事先准备好的、筑有防御工事的障地停下来，烏克蘭的哥薩克們的指揮官們和农民們都去謁見他，劝他从他們所熟悉的那些隱蔽的小路逃走。

“‘大人，請你离开这里而把我們留下来吧，’他們說，‘一些象我們一样的战士以后还会找得到，但是想再找一个象殿下这

样的統帥却根本不可能！

“弟兄們，我要和你們一起死！你們的頭顱掉在哪里，我的頭也要掉在哪里。”

“这样，土耳其軍隊便終于能从四面八方把他們包圍起來了。

“基督徒的軍隊和敵人对峙了六天六夜，沒有面包，尤其是缺乏飲水。戰士們夜間都把襯衫鋪在草上，以便借露水的幫助來滋潤一下他們乾焦的嘴唇。

“統帥曾企圖用迅雷之勢來進行突圍，但是他沒有成功地粉碎那象火一樣的包圍圈。于是，為了保全他的忠實的部下起見，他接受了阿哈默德總督在他的通牒中不斷提出的建議——就是答應把他活着帶到賽里穆蘇丹那里去。

“于是殿下來到總督的軍帳了。

“‘阿哈默德總督，你是發過誓不傷害我的生命啊。’

“‘我曾發誓不動你殿下的一根毫髮……’阿哈默德微微地笑着說，然而西加拉那個背教者却用匕首在統帥的背上猛刺了一下。這個永遠不得超生的家伙喲。”

“……他真應該永遠不得超生，永遠變成糞土！賽麗斯媽媽啊，我們的兩個兒子也一定是在這時喪命了。”

米台斯梯村的這位小老头兒淚涌如注，他的頭歪倒在右肩上，就象遭受磔刑的人一樣。

“我們的伊昂統帥就這樣死了，阿哈默德總督還命令把他的尸體縛在四匹駱駝上，分向四個方向走，把它撕碎。”

一時，這位外鄉的旅客停下來不說了，那些在哈拉曼店中歇腳的人都沉默片刻，就象他們從內心的最深处聽到了一支古老的淒慘的歌曲一樣。